

## 友谊

文/刘挺

几年前,我的妻子认识了一位朋友。夫妻双方都是下岗工人,由于他们生活太过拮据,加之妻子工作的关系,每当商店处理积压货的时候,妻子总是立即给他们打个电话。

每次打电话后,他们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到来,他们见了妻子总是照例先说一些感激的话,然后才去挑一些过季的衣服。妻子不忙时会走过去与他们一同挑选,然后将衣服按颜色进行合理的搭配,如此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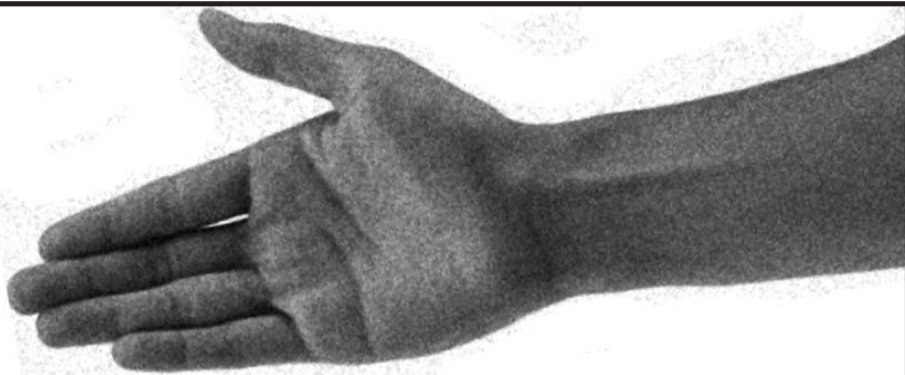
前年,妻子织了一件毛衣,由于款式已不流行,并没有穿就送给了这位朋友。当时送毛衣时,妻子也没多想,她觉得,这种款式送给别人是不会有人在意的。没想到,就是这一件小小的、总共价值百十元钱的毛衣,却引来夫妻俩的“感恩戴德”,多年不忘。每逢年节,必然倾尽所能上门来看望。

记得去年,正值大年三十的晚上,一

场少有的大雪下的纷纷扬扬,路面也被冰冻的不能行走。我们夫妻两个看完春晚正打算睡觉,突然,听到有人敲门。打开门一看,竟然是他们夫妻两个!在昏暗的灯光下,他们满身的雪花,脸颊被冻得通红,手里还拎着一箱带鱼和两瓶好酒。我注意到,夫妻俩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泥巴,我猜想是在路上因为路滑、摔跤造成的。

进屋后,夫妻俩只是说了一些拜年的话,并不就此坐下,而是放下东西若逃跑般离去。我立马提着东西追了出去,可他们却已经消失在茫茫的风雪中。

今年女儿考上了重点高中,不知他们是听谁说的,立马赶到妻子所在的商店硬是塞给妻子一卷子钱。妻子起初以为是区区一百元钱,也没在意就收下了。妻子回到家后,拿出还带着朋友些许体温的那卷钱一看,竟然是由五元、十元、二十元零



票组成的,数数整整三百元钱。钱有的破旧不堪,有的满是油腻,需知道,这三百元钱就意味着他们全家每月收入的一半啊。妻子愕然了!一时呆坐在那里半天不语。

今年天气转冷,我想叫妻子给他们夫妻两个每人买一件外套,但妻子一听忙摆手拒绝了。妻子的理由是,并不在于钱的多少,我更怕他们不完的情!

穷人的友谊没有太多的功利色彩,有的只是感动和彼此牵挂。或许,你只是不经意地付出了一点点,而在穷人的心里却是有泰山这么重!

## 脚

文/高鹏

这双脚,承载着我的生命之重,已走过数十个春秋。

还能走多久,脚不知道,我也不知道。

脚板第一次亲吻的,是家乡那敦厚多情的土地。那片温暖的带着庄稼气息的土地,承托和滋养了我的双脚,为我注入了人生的底气。此后,这双脚在羡慕的目光中得意地走向城市,心甘情愿地接受皮鞋的囚禁和挤压,阻隔了地气。如今,长久地踩在冰冷的楼板上,触不到松软厚重的泥土,总有一种悬浮的感觉,情感也渐渐与水泥一样僵硬。

心有多大,脚步就有多大。我的心有时欺骗脚,我的脚却永远忠于心。

这双脚,踩过鸡屎牛粪,踏过京城宫砖,扎过玻璃荆棘,穿过草鞋皮鞋。曾经蹒跚学步,曾经碍手碍脚,曾经毛手毛脚,曾经指手划脚,曾经大手大脚。也曾想闲庭信步,步步高升,谁料到步履维艰,步步蹒跚……回望这一生,进一步退一步,深一脚浅一脚,都是自己的脚印,都是生命的轨迹。

这双脚酷似一对恩爱夫妻,谁也离不开谁,行则后脚跟前脚,坐则左脚架右脚,睡则并肩而眠,缠绵悱恻,那么亲密,那么和谐。

时光匆匆,脚步匆匆。从蹒跚学步到步履蹒跚,从零起步又回归零。

这就是人生?  
这就是人生。

## 蜡烛

文/林奕含

人们习惯了夜晚的华灯闪烁,灯火通明,但是如果突然停电,谁又会挺身而出呢?对,是经常被人们用完后就被遗弃在角落的蜡烛。

它没有吊灯、霓虹灯的华丽,却会在我们需要时带来第一丝温暖的光明!它没有台灯、手电筒的明亮,但它却用跳跃的烛光照亮每一个角落。

人们常用蜡烛比喻老师,他们辛勤耕耘,呕心沥血,辛苦一生,直到两鬓斑白。

人们还用蜡烛比喻煤炭工人,他们冒着生命危险,长期工作在黑暗的环境,却将温暖和光明送到千家万户。

也有人用蜡烛比作农民工,他们不计名利,不计报酬,风餐露宿,却将我们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丽。

还有更多更多的人,像蜡烛一样,燃一身光,照亮世界;退一席城,留万世芳名!

我要学习蜡烛不怕牺牲,乐于助人的精神!学习蜡烛燃烧自己,照亮别人的胸怀!我更要向老师们、煤炭工人们、农民工人们学习,学习他们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高尚风格,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!

(潍坊奎文实验初中初三 十一班)

## 鞋子上的眼睛

文/邓博文

在我的鞋柜里,有一双母亲做的雨鞋,闲暇时,我总会拿出来穿一穿,穿一穿,我便感觉浑身都充满了斗志。

那是读初中时的事情了,因为家穷,在学校里,我经常只敢买几个饼吃,班上的活动几乎都不参加,我不想问家里要钱。朋友们都说我抠门,我也懒得理论,一个人拿着书静静地看。

周末,除了回家,就是看书,也不怕别人说我是个书呆子。不过,让我感到骄傲的是,我的成绩和作文水平在全校都是数一数二的,每次领奖,我都能昂着头,无畏地朝前走。

学校组织了一次作文比赛,我当之无愧地拿到了第一名,学校决定推荐我去省城参赛。我从没出过远门,据说省城的人都穿得很时髦,鞋子也都是雪亮的三级皮鞋。可我只有一双陪伴了近三年的布鞋。

我不想出去都被人嘲笑是土包子,于是,我决定买一双皮鞋。尽管我知道父母这些年为了供我和哥哥读书,已经很累了,可是我想,咬咬牙,一双皮鞋的钱还是能挤出来的。

周末回家,我特意跟母亲说起了这事,也许是看在我从未张口问父母要钱的份上,母亲一口就答应了,这让我一颗悬着的心立刻松了下来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迫切等待着母亲的新皮鞋能够早点送来,我甚至做梦都梦见我穿着锃亮锃亮的皮鞋,站在最高领奖台朝下面挥手的神情。

只是两周都过去了,母亲那依然没有消息,我等不及了,就请了两个小时假,跑了回去。母亲正在田间扯猪草。不等母亲回话,我就说,鞋子买到了吗?母亲本来欣喜的脸上立刻僵硬了,“比赛和你穿什么鞋子有什么关系啊。只要你努力,掌声终究是属于你的。”她的声音低如蚊蚋。

想到自己做了多天的梦,顷刻间成了幻影,我委屈地哭了,母亲连忙喊着,孩子,回来,我们再商量商量。可是我哪里还

听得见。

我只好把布鞋洗了又擦,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

去长沙前一天,班主任突然急切地找我,说我家出了事,母亲摔倒了,正在诊所里。我发了疯似地跑回去,母亲正躺在床上。

原来,母亲为了给我买一双皮鞋,天天都去后山采蘑菇,却因为下雨路滑,摔倒了,母亲舍不得去医院,硬是逼着父亲把她送诊所。

本来今天再去一次,就够给你买双鞋子的了,可想不到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,出了事。母亲的脸上一片愧疚。

我忽然哭了起来,母亲慌了,说,你不要急,我把家里下蛋的几只鸡给卖了,去给你买鞋,明天就去,不,现在就去。我拦住母亲,一个劲地摇头,母亲仍然坚持着要站起来,我只好说,妈,我想好了,我不要皮鞋了,只要我肯努力,没人会说我是土包子。

母亲想了想,那怎么行,要不,我给你做一双?母亲连忙拿起脚下的雨靴,



用床边的剪刀三下五除二就减出了一双雨鞋,母亲说,穿着它,我保管没人敢说你

是土包子。第二天早上,我穿着母亲做的雨鞋上路了,城里的朋友们看着我的脚都羡慕地说,你那是是什么牌子的鞋啊,怎么从来没见过?我昂着头说,这是我母亲做的新款皮鞋,外边都没得买的。

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,真正地长大了。

从那以后,我更加勤奋地学习,考大学,读研究生,读博士……我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,很从容,因为我和别人不同,因为,我的鞋子上,有母亲的眼睛。

非常感受

来稿请发送到邮箱 qwbaihan@163.com

## 榨油坊里的伙计

文/解峰

二十年前,我生活在平鲁北部山区的乡下,那是一个环周皆山,风景秀美的小村庄。

村头上,有一家老油坊,冬日里我常踏雪造访。因为油坊有我一位舅舅做工,我也更喜欢看着那一粒粒饱满的胡麻籽儿,转眼间变成一汩汩清油的全部过程。每一次进去油坊,我总爱在操作坊帮忙,做这,做那,尝试遍了每一样大小工种。时间久了,自然通晓榨油的每一道工序,差不多算胜任这里的一切流程操作了。因为,从最初的炒籽、磨粒、上箍,到装层、加压,再到除滓、澄油,最后连油品的成色与纯度等,我都一目了然,熟悉不过了。

后来,偶然发生了一件事情,几乎使我戛然而止了参与榨油的工作。

那时候,油坊里有一位略上年纪的大叔,两片小胡子轻落在他嘴角上,每逢他

一张嘴说话,那胡子就像两条蠕蠕动弹的毛虫子一样。每一次我去油坊,他总是见我一副眉开眼笑,捣腾不迭的样子。当我忙碌一阵停下,浑身衣服会裹上一层明晃晃的素油皮子。这些情景,他都看在眼里,大概心里觉得,我年纪这么轻,对油坊仿佛太上心了,却整日不思读书。直到那天,他终于开口,对我一本正经地说道:“那小子,大叔看你眉目正,总觉得不像干这粗活儿的料,听大叔一句话——去读点书,往后少跟这儿跑吧。”

大叔对我说他自己的经历,从小也惯于油坊里跑,先是喜欢看,慢慢玩上了手,以至后来真干上这一个行当了。那次以后,我果然去油坊少了。不久,我舅舅把工辞了,我再连一次没去过。

多年以后,有一日我在街道一家茶店,拿出刚发的工资,正包起一盒两元钱的茶叶。忽然,冲门进来一位楚楚衣

衫的男人,夹着一只黑亮皮包,一副巍然老板的派头。他与茶店经理寒暄之间,我一旁获悉,这是一位本地有名的榨油公司大老板。此番,他陪太太逛街购物,行至此处,感觉累了,为借茶解渴而来。落座不久,他一边喝茶,一边说道,他给太太丢下一叠钞票,让她尽情去买喜欢的!那语气里,仿佛透着一丝难以遮掩的得意。

倏忽,我想起往日那位大叔,当年好心劝教我,不知道今日他过得怎么样了?也想自己,假设从前不告别油坊,留下深造,是否今天能够成功带领一家榨油公司,像这位老板一样,给太太钞票也会一沓一沓吗?

也许,人的追求与崇尚,发展与际遇,真的无须求其相同。因此,我们谁也不必羡慕谁,不必攀比谁。诸凡认真生活的人,即或人生中有些方面不济,但某些方面未必也不丰盈。